



陽伯夏小

著 亞 卡 斯 福 萊 基 茅 · 蘇
譯 翻 人 金

行 印 全 書 年 版 原 中



陽伯夏

陽伯夏先生遺稿
陽伯夏先生遺稿

陽伯夏先生遺稿

陽伯夏先生遺稿

目錄

一	米恰·····	二
二	某晚·····	二
三	父親在哪兒？·····	三
四	夏伯陽同志在哪兒？·····	五
五	山澗內·····	六
六	剩下一個人了·····	七
七	穿氈外套的人·····	九
八	真是夏伯陽嗎？·····	一
九	米恰充任伙伕了·····	二
一〇	米恰和阿列克塞的認識·····	三
一一	米恰的拜訪·····	六
一二	米恰的幻想·····	七
一三	夏伯陽還在遠處呢·····	九

一四	馬車上的機關槍.....	二〇
一五	車夫阿悅里加.....	二一
一六	逃出來啦.....	二四
一七	夏伯陽來了！.....	二五
一八	司令部中的會議.....	二七
一九	一匹馬——柴契克.....	二八
二〇	戰爭以前.....	三〇
二一	戰鬥開始了.....	三一
二二	衝鋒以前.....	三三
二三	散兵線.....	三四
二四	柴契克的死.....	三六
二五	跟我向前衝！.....	三七
二六	走，夏伯陽同志找你！.....	三九
二七	糟啦，糟啦！.....	四一
二八	小夏伯陽.....	四三
二九	米恰得到一匹戰馬.....	四四
三〇	米恰辭別菲道西叔叔.....	四六

三一	向烏拉爾戰綫出發.....	四九
三二	中隊長陶梅林.....	五〇
三三	不行，決不屈服！.....	五二
三四	阿列克塞不同意.....	五三
三五	不許進去！.....	五四
三六	夏伯陽的手諭.....	五五
三七	行軍.....	五八
三八	哪兒來的焦臭味？.....	五九
三九	夏伯陽要說話了！.....	六一
四〇	列寧同志萬歲！.....	六二
四一	小夏伯陽，回去吧！.....	六三
四二	衝過烟和火.....	六四
四三	夜間的休息.....	六六
四四	哥薩克！.....	六七
四五	衝鋒.....	六九
四六	小夏伯陽在哪兒？.....	七〇
四七	莫斯科・軍政府・急報.....	七三

四八

醫院中……

七四

四九

現在你是一個真的戰士了！……

七五

五〇

悲痛的消息……

七七

五一

古里耶夫的佔領……

七九

五二

銀腰刀……

八〇

回來，——米恰

米恰住在一個叫做巴拉科夫的小城市裏。這是一個安靜的座落在伏爾加河岸的城市；被綠樹和綠草蔭蔽着。修着寬廣的安靜的街道，河岸上有很多裝滿了糧食的堆棧。冬天，冷風從沙漠上吹來，把小房子的窗子上堆上很深的雪，又嘯叫着穿過巴拉科夫的街道，一直就鑽到冰凍的伏爾加河上去了。

夏天可以聞到噴香的薄荷味，可以聽到夏蟲的快活的叫聲，眼睛看到的地方，都是一片灰白色的燕麥的海。

米恰不記得自己的母親了，她早已死掉。他和父親兩個人，住在城儘邊上的一所小木房內，這木房正座落在沙漠和河流中間。

國內戰爭（註一）爆發的時候，米恰還不到十一歲。沿伏爾加河的村莊和部落（註二）裏面，也和全蘇維埃共和國的各處一樣，組織起赤衛軍的隊伍。

所以在巴拉科夫也組成了赤衛軍。

米恰的父親——搬運夫菲道爾·郭列洛夫——是最初參加這個隊伍的人們中的一個。

（註一）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革命後，曾爲剷除國內的白色叛軍起見，進行了幾年的戰爭。這戰爭就叫「國內戰爭」。

（註二）部落是哥薩克們聚族而居的地方。

二 某晚

一天晚上，父親預備從家裏出發了。

他穿上一件棉上衣，在腰中繫了一隻像瓶子一樣的炸彈，又拿起槍來。『你上哪兒去？』米恰問。

父親走到米恰面前，用手在他的頭髮上撫摸着說：

『現在我們正在等候白軍來拜訪。我們現在想用全部隊伍去歡迎他們。已經有人去通知夏伯陽同志了，要他趕快派救兵來……』

米恰曾經聽到過一點關於夏伯陽的事。他是巴拉科夫的本地人，他從德國的戰場上回來，便在普格喬夫集合起了隊伍。

『夏伯陽的隊伍很大嗎？』米恰問。

『不少。有八個中隊。（註）很好的隊伍！誰也抵抗不了夏伯陽！米恰！你睡吧，』

我馬上就回來。」

父親戴上制帽，向門口走去。

「爸爸」米恰又喚住他。「他的馬什麼模樣？」

「誰的呀？好孩子！」

「就是夏伯陽同志的啊！……」

「好馬！……很好的馬！」

「你說說，是什麼毛色的呢？紅的嗎？」

「據說是紅的……我自己沒有見到過！」

既然據說是紅的，那末自然是紅的啦！米恰高興了。因為像夏伯陽同志那樣勇敢的隊長，一定要騎這樣的馬的。紅色的，鉤鼻子和瘦長身材的馬！一匹真正的頓河走馬。

米恰還想問問父親夏伯陽同志自己什麼樣子，但是來不及了！父親已經從屋中走出了。他身後的門已經碰上了。

深夜間，小孩子睡得很安靜。他做着快活的夢，夢見夏伯陽同志騎在紅色的馬上。

（註）一個中隊約等於中國的一營。

三 父親在哪兒？

亂響。

米恰被凍醒了。窗子上可以看到春天的黎明微光。門兒開着，被風刮得「匡浪匡浪」。

米恰害怕地聽了一聽。父親還沒有回來，屋子裏很安靜。

忽然在很近的地方，也許簡直是在院子裏，不知是什麼東西大響了一聲，整個房子都被這響聲震動搖晃了。窗子上的玻璃像訴苦一般咯吱咯吱響，門也猛力地關上了。

米恰從床上跳了起來，蹲到窗子下面的地板上去。

街上有來復槍的擦啦聲。吹過來也不知道是些什麼人的呼叫聲。……

米恰小心地緊貼在牆上，向窗外張望。在朦朧的黎明中，有許多不清楚的人形一閃一閃地跑過。有兩個的，有三個的，他們一面在路上放着槍，一面向普格喬夫大道跑去。

又是兩個像雷一樣的大砲彈，一個跟一個爆炸了。米恰伏在地板上，用手摀起臉來……

當一切都安靜下來時，他又向窗外張望，街上已經空虛了，天也大亮了。對面的一所房子，失掉了半個屋頂，馬路上，有一個袖子上纏着紅箍的人，伸開手臂，一動不動地躺着。

「爲什麼父親還不回來？他在哪兒？」小孩子害怕地想，急急忙忙把腳伸進靴子裏，跑到街上去丁。

四 夏伯陽同志在哪兒？

米恰從屋裏跳出來，立刻看見自己的鄰居，老加皮端內支正靠在門旁。老頭子站在那裏，靠着木柵哭。眼淚順着他的腮巴流。風吹亂了他的灰色鬍子。

『老爺爺！』米恰喊，捉住老頭子的手。『老爺爺，你哭什麼？』

『哥薩克把城市佔領了，……把我們的人都……全隊伍都被砍死了！……我的兒子瓦紐希加也被……』

『那末我的爸爸呢？那末夏伯陽同志呢？』米恰喊着，也不等候回答，就從原處跑開，向吹過槍聲來的那方面奔去了。

他奔到街的盡頭。再向前去是花園和菜園。他繞過籬笆，看見自己前面是一片空曠的和黑色的大沙漠……但是槍聲吹送過來的，好像是從城市的另一端。

米恰沿沙漠迎着槍聲跑去。他的喉嚨都乾了，腿已經走酸了，沾滿了灰色的泥土，冷風向臉上刮個不停。他滑倒了，但是並不停止，總是向前跑。

五 山澗內

忽然從旁邊的一個山澗裏傳出來一陣輕微的馬嘶聲，他是常常和孩子們在這兒玩的。

山澗裏有馬？打哪兒來的？

米恰馬上停住腳了。不會是馬，他相信聽錯了！

馬的聲音又響了。聲音發得很弱，但是很頑強，彷彿是在求救。米恰毫不考慮便轉到一旁去，沿着狹窄的剛能認出的小路，跑了過去。

和敵人進行最後一次和最猛烈的一次肉搏，是在這兒發生的。被哥薩克軍隊逼得緊緊的赤衛軍，退到山澗裏來了。

被哥薩克的腰刀砍死的，被馬蹄踏死的赤衛軍們，都躺在山澗裏的最近一次的春雪上。他們之中的一個人的身旁站着一匹馬。牠抬着頭，彷彿在保護着自己的已死的主人，還用輕微的聲音呼救。

米恰迅速地跑下去，立刻發見了自己的父親。父親大大地伸開雙臂，躺在那兒。米恰俯向他去，抓住他的袖子拖起來，顫抖着，小聲說：

「爸爸！……起來呀！親愛的爸爸！」

但是父親動也不動。他不起來，不向米恰笑一笑，也不捲尖自己的長鬍子了。他不用被烟薰黃的堅硬的手指來撫摸米恰的後腦海了。他簡直一動不動地躺着。他的太陽穴上有一塊深傷在發黑，但是眼睛可睜得大大的，冷冷的……

六 剩下一個人了

米恰跌跌撞撞地沿街流蕩着，眼前什麼都看不到，也什麼都注意不到。他不知道在沙漠上走了多少時候，也不知道在山澗裏經過多少時候。太陽高高地懸在空中，陽光映照着許多很深的爲春天的和暖所融成的水窪。

忽然一個快活的呼叫聲他從的背後傳來：

「米恰！等一會兒！」

這是他的頂親近的朋友格林追上他了。

但是米恰也不停，也不等。他總是邁着那種疲倦的脚步向前趕路，頭都不回。

「等一等啊，米恰！」格林加追上他。「我對你講一句話……看見夏伯陽了嗎？沒有？哎呀！啞巴！這大清早晨你在哪兒亂撞啦？他帶着隊伍來啦。把所有的白軍都殺

掉……一會兒的功夫，就把城市肅清了……白軍在這兒連一個鐘頭都沒有守得住……」

「他們把我的父親殺死啦！」米恰輕輕地說，用乾澀的眼睛望着朋友。

格林加立刻不再講，沉默了。

米恰仍舊向前走。他想起了父親第一次背上背着赤衛軍的槍，回到家裏講的話：「如果我被他們殺死，好孩子，你就到革命委員會去。你找到褚爾金同志。他不論什麼時候也不會剩下你的……」

城裏已經又是自己的紅軍了。大概又有了革命委員會，那末應當趕快到革命委員會去，好找到褚爾金同志。

「你上哪兒去？小伙子！」他走到一所台階上掛着紅旗和一張紅布招貼的房子，招貼上用白字寫着：「一切政權都屬於蘇維埃！」他想走進屋子去時，一個哨兵攔住他了。

「叔叔！放我進去！」米恰努力在哨兵手底下想要鑽進屋子去，請求着：「我必需要進去。」

「這兒沒有你的事！——回去吧！」

哨兵很嚴厲地捉住米恰的肩膀，把他推出門去。

「叔叔！我是找褚爾金同志的……」米恰靠在門上說：「我必需要進去……」

「褚爾金同志不在啦！」

「他上哪兒去啦？叔叔！」米恰聲音低下去說，他的心涼了。

「昨天……被殺了！」哨兵安靜地回答。「你是什麼人？」但是米恰什麼話也沒有回答。他一句話也不響地從台階上走下來，坐在房子附近的一段木頭上，用手蒙起臉來，哭起來了。他剩下一個人了，只剩一個人了。——世界上只有一個人了。

七 穿氈外套的人

「你哭什麼？還是少年人哩！」米恰聽見一個人的嘲笑聲音，看見自己面前有一個中等身材的人，「拍拍哈」（註）帽子扣在後腦海上，肩上很隨便地披着一件長毛氈外套。腰中掛着一把用各種銀物裝飾着的腰刀。皮帶斜掛在肩上，一把手槍。亮藍色的透明的眼睛注意地望着。

小孩子迅速地用袖子擦擦眼睛和鼻子，爲了不叫人看出他曾哭過。他簡直不願和一切人講話。但是穿氈外套的人却等候他回答。米恰不願意地說：

「父親被殺死了！……」

「誰殺死的？」穿氈外套的人迅速的問。

「很明顯，不是紅軍。他自己是紅軍啊。」

「母親在哪兒呢？」

「我母親早就死了！我現在，只剩一個人了。」

眼淚無論如何也忍不住了，又沿腮巴流下來。

「等一等！你不要哭！現在我們想個辦法。把你送到薩拉托夫去，好不好？」

「上薩拉托夫？」米恰奇怪了。

「因為那兒有孤兒院——收容孤兒——他們可以收留你！」

「不！」米恰簡短地截斷說。「我不上薩拉托夫去。」

「你不去？」穿氈外套的人對回答很奇怪。「你想上哪兒去呢？」

「我？——」

米恰略微想了一下，忽然堅定地毅然地說：

「我想到夏伯陽同志的隊伍裏去。——既然我的父親被殺死了，那末我就代他去打

仗。」

「你這個小傢伙！」

穿氈外套的人現在簡直是很特別地望着米恰了。

「不小了！沒有關係，我可以弄得好！看來我的身量很小，但是很敏捷。」

「呸，好！」穿氈外套的人略微想了想以後說：「好，就依你吧！我們要為蘇維埃國家共同戰爭！彼蒂加！」他向站在不遠處的一個矮小的，黑臉的，正在微笑着聽他們

談話的小伙子喊了一聲。「你把小孩子領到輜重隊去。給他換換衣服，吃點東西，把他留在我們隊伍中吧！如果有人說話，你就說夏伯陽有命令！」

（註）像圖上夏伯陽所戴的那種皮帽子，就叫「拍拍哈。」

八 真是夏伯陽嗎？

「這個，大概你就是——夏伯陽同志吧？」米恰低聲說，用張大的眼睛驚奇地望着夏伯陽。

「怎麼呢？」夏伯陽微笑了。

「不像。」米恰熱情地說。

夏伯陽越發笑得快活了。

「爲什麼我不像？」

「我想夏伯陽的鬍子是黑的，馬是紅的，身材也還高……」

「我的馬的確是紅的，至於鬍子，你看還沒成功呢！——你什麼也不懂！哪，再會！你叫什麼？」

「叫米恰！」